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28

世界规模的积累

不平等理论批判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埃及〕萨米尔·阿明/著
(Samir Amin)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译

李宝源 杨光/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28

世界规模的积累

不平等理论批判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埃及〕萨米尔·阿明/著
(Samir Am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埃及]阿明 (Amin, S.)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28)
ISBN 978-7-5097-0426-4

I. 世... II. ①阿... ②杨... ③杨... ④李... III. 发达国家 -
国际经济关系 - 发展中国家 - 研究 IV. F11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844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28

世界规模的积累

——不平等理论批判

著 者 /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译 者 / 杨明柱 杨 光 李宝源
校 者 / 李宝源 杨 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责任校对 / 周 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2 字数 / 549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426-4/D·017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8-2429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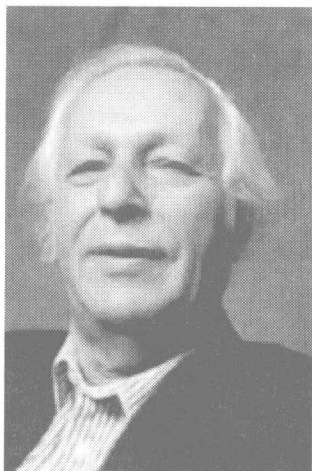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1931 -)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 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颇负盛名的学者。

1931年9月4日生于开罗。1952年及1956年先后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研究所。195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年获得经济学讲师资格。1957~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后来, 一直在国外工作。1960~1963年担任非洲马里政府计划部顾问; 1963~1970年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担任教授。1970~1980年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主任。1980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以及世界多途径论坛主席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 简称 WFA 或 FMA)。

阿明的著述颇丰, 主要有: 《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 《不平等的发展》(1973); 《不平等的交换与价值规律》(1973); 《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 《帝国主义与不平等的发展》(1976); 《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 《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 《今日阿拉伯经济》(1980); 《脱钩: 为了走出世界体系》(1985); 《欧洲中心论批判》(1988); 《混沌帝国》(1991); 《心路历程: 半个世纪的审视》(1993);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 《时代旋律的批判》(1997); 《资本主义的幽灵》(1998); 《自由主义病毒》(2003); 《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 等。



中文版序

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 并成为全人类的敌人

一 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发展与历史形态

自古以来，历史就呈现出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但只是到了近代，两极分化才成为全球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无处不在的副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相继呈现出以下几种形态：

(1) 工业革命以前的重商主义形态（1500～1800年），其表现为商业资本在大西洋主要中心区域盛行以及外围区域（美洲）的出现，它的出现完全符合商业资本积累的逻辑。

(2) 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所谓经典模式，它成为此后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外围——逐渐加入其中的先是拉丁美洲，后来是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和非洲——却保持农村状态，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因此，这些地区通过农业生产和矿业生产参与世界分工。这一重要的分化伴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分化，即一批核心工业体系的形成。它们是一批全国性的自我中心型体系，是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国家建设同时出现的。总之，这两大分化说明了民族解放思想的主线，那就是回应两大分化的挑战。①工业化被视为解放进程的同义语和“赶超”的手段；②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也是受到中心国家模式的启发。现代化思想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从工业革命（1800年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体系的特征就是这种经典的两极分化形态。

(3) 战后时期（1945～1990年）见证了以上两大分化的逐渐销蚀。这是一个外围国家工业化的时期——当然是不平等的工业化。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工业化是主导因素——在那些刚刚重新获得政治自主权的外围国家，民主解放运动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这同时也是一个逐渐摧毁那些自我中心型

的全国性生产体系，并且使它们无法作为构件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时期。这种双重销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表现。

(4) 这种转变的累积，使战后生产体系的均势瓦解。这种发展并没有导致以新型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导致了“全球动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种混乱，产生于世界体系的三大败局：①它没有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社会组织；②它没有建立一种经济政治关系，使新兴的具有竞争力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外围区域的工业化崛起与追求全球增长相协调；③它没有建立一种不排斥非洲外围的关系，非洲外围没有参与竞争性的工业化。这种混乱在世界所有地区，在政治、社会、思想等所有方面都显而易见。这也是欧洲建设困难，无力实现市场一体化和建立平行的一体化政治结构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在东欧、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和最近被边缘化的第四世界所有外围地区动荡不安的原因所在。当前这种混乱，反映了世界体系极端脆弱，不能保证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5) 我们不能因这种混乱占主导地位，就不考虑“新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世界秩序”的未来有多种可能。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被全球化不可避免和必胜主义过度粉饰的问题上来，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性已经昭然若揭。

我认为，争论应当从深入探讨世界体系的新特征开始。这些新特征是先前的世界体系销蚀所引发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自我中心型国家的销蚀，以及由此引起的再生产领域与积累之间关联性的消失，政治社会控制也随之削弱。这种社会政治控制至今严格局限在自我中心型国家的疆域之内。

(2) 工业中心与非工业化外围区域之间的差别不再明显，世界分化出现了新情况。

竞争力是多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场不公平的斗争中，中心国家利用了我所谓的五大垄断。这些垄断挑战着社会理论的整体。

(1) 技术垄断。这需要有巨额的经费投入，只有富有的大国才能做到。没有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军费开支——这是自由化论调所没有提到的，这类垄断大多都难以为继。

(2) 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由于金融规制的自由化，这种垄断具有前所未有的效力。直到不久以前，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储蓄还只能在一定地区——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之间流通。今天，这些储蓄集

中到了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机构手中。我们所谈论的是金融资本，它是资本全球化中程度最高的部分。

(3) 对获取全球自然资源的垄断。现在全球都面临资源被肆意开采的危险。资本主义基于短期理性，不能克服这种轻率行为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因而，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的垄断。它们的考虑是，不让其他国家也像它们那样不负责任。

(4) 传媒和通讯垄断。它不仅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还会为政治操纵提供新的手段。现代传媒市场的扩张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进程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5) 最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这种垄断在两级格局下曾经受到抑制，但如今美国又像 1945 年时那样成为独家垄断者。“扩散”风险的失控说明，在没有民主的国际控制情况下，这是与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垄断作斗争的唯一方法。

以上这五大垄断总体上决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所有这些垄断条件的集中体现，而不是客观的“纯粹”经济理性的体现。所有这些垄断的影响，抵消了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影响，使外围地区的生产活动贬值，使新的垄断活动增值，并且使中心从中获益。结果就是，在世界规模的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一个新的——比从前更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外围地区的工业成为附属品，并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极分化的新原理，预示了未来的模式。

然而，南方——至少是许多南方国家——的处境已经与 1955 年万隆会议时不同了。那时，它总体上完全不具备掌握工业化技术的能力。今天，北方的五大垄断是可以被打破的。南方掌握了现代技术，甚至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开发这些技术。南方可以控制对重要自然资源的获取，使北方调整消费结构，减少浪费。南方能够退出金融全球化进程，能够发展自主的贸易网络以及资本和技术转移，也能够发展军事实力以应对北方的威胁。

二 另一种人性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相比于目前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我认为，通过市场实现全球化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并从社会主义视角提出一种人性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资本主义与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体系一样，在其上升时期发挥了进步作用

(相对于它们之前的政治体系而言):把个人从以前的体系所强加的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以空前的规模发展了生产力,把五花八门的社区融合为我们所了解的民族,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础。然而,所有这些贡献都表明并局限于它们的阶级属性:“自由的”个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富有的资产阶级男性”。而父权制的长期存在却使占人类半数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民主的受惠者只限于男性。自然资源的开采总是与受短期利益支配的金钱盈亏逻辑有关,并且引发长期的严重威胁。国家的权利都留给了占支配地位的中心的人们,而那些处于被支配和被殖民化地位的外围地区的人们,却完全没有这种权利。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进一步成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也逐步增加,它今天已经处于悲惨境地。

当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不再是人类追求个人和集体解放的适当框架,无论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以剥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体系,而且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敌人。

现代帝国主义不能为广大亚非拉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提供任何东西,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占全世界的80%。在这里,帝国主义的继续发展可能只是让少数拥有特权的群体受益,在某些情况下还导致其他群体(尤其是占人类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的严重贫困,特权群体中许多人甚至会考虑采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措施。由于资本继续对整个外围进行统治,那里的人们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这个“风暴区”如今被世界体系的操纵者用刑律术语称为“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巢穴”),因此全球化需要军事化。这种进程排除了真正的民主化,不能使这些地区的人们真正有可能实现社会进步。

就全球范围来看,在资本追逐利润的排他性逻辑主导下进行积累,意味着加速破坏全球生命繁育的自然基础,损耗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石油),以不可恢复的方式破坏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最终甚至威胁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里必须澄清的一点是,这些破坏短期内会给特权群体带来“好处”,但这些“好处”的获取却越来越不平等。当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决不妥协”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说,任何“赶超”国家——亚非拉三大洲的人们都不要心存幻想,要让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才是欧洲和日本)独占性地挥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

为扩大现有的富豪统治地位而强行开放新领域——公共服务部门(教育、医疗等),以及对满足基本需要的生产(水、电、住房、交通等)实行私有化,结果总是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和大众阶层的基本社会权利被破坏。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敌人。所以，必须视之为一种“过时的”世界体系，我甚至要说它是“老态龙钟”，尽管它表面上还在成功地扩张。为了保卫人类，我们要根据一些基本原则采取措施。这些原则不同于支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积累和再生产原则。

三 人民的斗争必须彻底化

在金融富豪统治的控制下，全球垄断资本的侵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持续不断的抵抗，有些反击说明，反攻确有可能。然而必须看到，迄今为止的这些抵抗和还击均以失败告终。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富裕国家，这些反抗仍然以捍卫利益为主，但由于自由政治的开展而日益萎缩。在一些外围国家，这种反击表现为开展一些向后看的文化性项目，肯定不足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现在，许多反击富豪统治新力量的运动，并没有质疑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资本主义基本原理正是这些运动所号召动员的群众遭受社会灾难的根源。这些反抗活动与世界体系发生冲突，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体系的形成机制。正因为如此，它们的斗争还没有成功地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民众阶级的转变，否则它们早已在这里或那里赢得重大胜利。

斗争的彻底化——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这一特征——决定着它们是否有能力拿出积极的替代方案，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尽管进入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客观条件极为不同，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盼望社会进步、盼望真正的民主化、盼望和平。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把挑战的不同内容综合到一起，而不是分裂开来。具体说就是：

(1) 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商业、学校、邻里和国家生活等所有方面的管理中推进民主化，要与所有人的社会进步相结合，要从最贫困的社会群体入手。真正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密不可分。捍卫人权、工作权、所谓男女到处“机会均等”，可能都是合情合理的（的确是合情合理的），但却是不够的。把它们纳入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性计划中来，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应当尊重，因为这样可以丰富人们的思想。

(2) 尊重国家、民族、人民的独立和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国际体系。就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各国人们的国际主义而言，没有什么

不可逾越的障碍。具备这一重要条件，才能减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引起的利益冲突，以谈判的义务取代激烈的权利之争，消除充斥我们这个时代的南北双方的无休止战争。这就意味着，要围绕共同目标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恢复不结盟运动和三大洲运动的建设；以其他的全球化管理机构取代现有的全球化金融资本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还有诸如美洲自由贸易区、涉及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组织等地区性合作项目）。有些地区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和南方共同市场以及亚洲的上海合作组织。我们还远未成功地击败现有机构，但它们已经在各国人民的眼里丧失了合法性。不幸的是，在投入战斗的抵抗运动中，许多积极分子，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中心区（即由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应列入此方、西欧和中欧，以及日本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富裕国家，仍然拒绝捍卫国家的想法，轻率地视之为激进的沙文主义。我认为，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听，这些人都是拥护全球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

关于彻底化，我已经指明了它的构成因素，它是斗争政治化和确定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同义语。政治化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没有一种社会运动可以宣称具有“政治”特征，尽管这种社会运动可能合理地反映出现有政治力量及其所属政党笼络民心的逻辑。许多大大小小的政党都打着“先锋队”的旗号，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否定这种自封的称号。

目前，彻底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挫败为富豪统治下的全球化服务的全球军事控制计划。

序 言

并非一定是经济学家才知道下列事实：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组成的，它是由自称为“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必须直言不讳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组成的，而这两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被纳入一个世界商业、金融关系网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关系，而不能像当年对待互不相交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那样孤立地去研究每个国家。

《世界规模的积累》的主题就是从根本上对这些关系进行整体分析。这个问题对理解我们当今世界至关重要，它当然是复杂的。此外，由于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所以这就使问题涉及的范围更为广宽了。不过，作为系统研究，这仅仅是开始，原因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必须在其纲领中包含有对这一理论的阐述，那么可以说，自从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以来，这一理论进展很少。而时下大学中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边际效用论）连这个问题都不许提出来。所以，当前对“欠发达”问题的分析，其水平之低令人咋舌。

上述这些理由鼓舞我去写这本书，同时也使我犹豫不决。十二年以前，我恰恰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①那时，我比现在胆子大。我曾经想过，要把这个题目深入下去，就必须事先进行大量具体的、尽可能准确而又有数字材料的分析。自那以后，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②

① 萨米尔·阿明：《论前资本主义经济国际一体化的结构效果——关于对产生所谓欠发达经济机制的理论研究》。1957年于巴黎完成的论文。今日重读此文，尽管我们维持原来的基本观点不变，但也感到其中有若干理论上的错误和某些不足。我们从上述论文中引用了许多段落，特别是对一般大学经济理论工具的批评。

② 萨米尔·阿明：《三个非洲国家的发展经验：马里、几内亚和加纳》，法国巴黎大学出版社，1965；《马格里布经济》二卷集，子夜出版社，1966；《象牙海岸资本主义的发展》，子夜出版社，1967；《塞内加尔的商业界》，子夜出版社，1969；《停步不前的西非——1880~1970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史》，子夜出版社，1971。

我觉得，现在进一步发展世界规模的积累这一理论的条件成熟了。因此，尽管这可能显得十分狂妄，我还是决定再次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力求完成一个带有评论的概括。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已。我曾试图把我的亲身体会和他人的某些理论贡献^①——我认为它们对正在进行的研究十分重要——结合在一起。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这本书能得到大家的批评，这是决定它今后能否有所提高的起码条件。

本书也是为攻读经济学的大学生而写的，它来源于讲稿，所以带有讲稿的痕迹。我过去就觉得很有必要对课堂上讲授的经济理论进行评论，包括内部评论。我认为，严格地说，这种理论除了回避问题以外，没有任何意义。一谈到“欠发达”问题，上述感觉就很明显。不过，还必须对此进行彻底分析，弄清楚这种理论究竟在涉及哪些方面时会“离题”以及它为什么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来。这种评论有时可能会枯燥无味，然而对那些脑子里灌满了边际效用说的大学生来说，却是极重要的。人们都是在弄清某种理论无能的根源的过程中学会更正确地提出真正的问题以及建立必要的科学概念的。所以，即使仅仅从这个理由出发，评论对我们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要。这方面的情况当举例说明。

虽然流行的“欠发达”理论没有太大价值，但是，已有的客观资料浩如烟海，^②没有任何理由加以轻视，即使这些资料来路很广，十分零乱，有时甚至不知该怎么找。因为科学理论不是“考虑事实”的理论，而是来自事实并将事实纳入一个严密的体系中去的理论。在这方面，人们也总是惊讶地发现，时下那些躲进象牙之塔的学院派理论对事实是多么无知。

一 分析的范围

积累、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无疑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条主要的内在规律。但它不是前资本主义各种生产方式运行的一条内在规律。然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都归结为——即使是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① 我认为，最关键的突破是关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保罗·巴兰和斯威齐的研究），以及 A. G. 弗兰克对“欠发达发展”理论的新贡献。此外，还有埃马纽埃尔关于不平等交换的理论。其他人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我将在书中陆续提到他们的论著。

② 国际组织（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这些资料的主要提供者，其质量自然很不相同。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制订国家预算时也收集了“经济资料”和发展计划以及大量数据。还有些更系统、更严谨的研究见诸带分析性的经济史的优秀专著中。

式；更不能把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和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国家和地区并列在一起进行分析（那是“二元论”的观点）。因为，除了几块“人种志保留地”（奥里诺科的印第安人）之外，所有的当代社会都纳入世界体系中去了。找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当代社会经济组成部分是在这个体系之外的。

发达国家（中心）的组成部分和“欠发达”世界（外围）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价值的转移运动，这就是世界规模的积累问题的本质。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受制于它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关系时，就出现了后者向前者的价值转移，而这是原始积累的机制造成的。所以，这些机制不仅属于资本主义前的历史时期，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这一有利于中心的原始积累的既革新又持久的形式，构成了世界规模的积累理论的范围。

这肯定是个理论问题。事实上，满足于描绘事实和试图测量价值运动的实证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方法，只能抓住表象，不能揭示“隐蔽的转移”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规律的本质。可是，这种理论上的分析还远未完成。以后我们将从国际贸易“理论”的错误中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用以建立这一理论的基本概念应该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要提出的问题。我们将看到，这一理论之所以不能是“经济主义”的理论，恰恰是因为经济主义不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明显的机制作出分析，因而就不能研究纳入同一世界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能提出真正的问题。为了了解这一点，最好就从当前的“欠发达”理论出发，衡量其无能的程度。

不过，在评论“欠发达”理论之前，也许有必要把涉及研究范围的最后一点明确一下。中心和外围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仅有的一对伙伴。“共产主义”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俄国、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之间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都保持着关系。我不准备讨论这些组成部分的性质问题。^①然而，这个世界同“欠发达”世界以及西方发达世界的外部关系产生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俄国和东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发达的西方大国的贸易有区别。不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市场，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东欧国家也进入这个市场，但微不足道。我们将看到，苏联关于这些关系方面的理论同西方的理论不谋而合。虽说如此，但苏联世界的内部关系（俄国和东欧之间的关系）并不隶属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尽管苏联世界各个组

^① 即它们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过渡性”，如果说它们是“过渡”体制的话，是走向社会主义或是走向资本主义（何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等。

成部分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可它们更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有的是新型的已“定性”的组成部分，有的则是过渡性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特别的组成部分）。因此，苏联体系的内部关系有它们自己的规律，我不准备在本书中研究这些规律。换言之，我认为，俄国和东欧不属于（或尚未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在同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欠发达”世界的关系中，它们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此外，国际关系并不限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世界的内部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从数量上看，比前两者之间的关系重要得多）。我不打算系统研究中心的这些内部关系，尽管它们是世界规模积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北美中心和其他发达中心（西欧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资本运动方面。不过，我会提到这些关系，为了说明这些关系与中心和外围之间关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换句话说，我分析的主要范围包括中心（一方面是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另一方面是俄国和东欧）和外围（“三大洲”）之间的整个关系。

二 流行经济理论的概念工具

尽管从某种特殊角度，如从传统的大学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社会事实，但社会的科学却只有一种，因为社会事实是统一的，它从来不分成“经济”事实，“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等。但这种特殊的近似做法只有在知晓自身的局限性并为总体社会科学留有余地的情况下，才可能是科学的。然而，自1870年以来，占优势地位的边际效用说将建立“纯”经济学——更确切地说，独立于其他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之外的经济学——作为其目标。这样的“纯”经济学必定是反历史的，因为它力图发现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下都应该是正确的规律。抛弃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总体观念，割断马克思主义为了解释历史而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不同学科之间建立的联系，从而导致新古典派经济学首先成为一堆建立在“永存人”简易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公理的逻辑推理代数。

于是，这个“纯”经济理论的概念工具便处在一种抽象的水平上，无法运用它来分析任何社会的各种机制——甚至是经济机制——的运转。确定这些基本概念（首先是主观价值）要求助于研究鲁滨逊在孤岛上行为的公

理学：（孤立的）人面对大自然，经济已成为研究人和物（常见物和罕见物）的关系的“科学”。可是，鲁滨逊构不成一个社会，而构成社会经济机制真正组成部分的、生产和财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从一开始就被边际效用说回避了。在这样的基础上，边际效用说确定形而上学的、绝对的、反历史的概念，如储蓄、投资、资本（物）等，它们都存在于结构之外，也就是说不受任何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①

这些从远在天边的出生地掉到一个社会人间现实中的概念，通过庸俗的先验程序，勉强地进行了调整。而这样的程序就将表面上近似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储蓄取决于收入，投资取决于企业家的预测（取决于他们气质中的乐观程度！）等。此外，由于鲁滨逊的公理学从其定义本身来讲就是经济行为的绝对理性代数，而鲁滨逊的这种行为又表现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因此，毫无疑问，人们发现体制是一种纯理性。只要现象是合理的，那就万事大吉了。整个边际效用说的理论是建筑在这个巨大的同语反复的基础上的：它无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故而毫无科学性），普遍和谐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看到，这门“经济科学”的每一“部分”都是回避问题，其原因就是最初的同语反复。所以，货币理论（数量论）、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利益），行情理论以及收支平衡理论等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将看到，涉及“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所有这些理论的内在弱点显得愈加明显，因为它们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所以这些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研究欠发达国家经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边际效用概念的无能，找出它们的错误根源，因为对此进行分析会迫使我们恢复一种结构。

然而，边际效用说从其根本立场出发，无视结构概念。流行的学院经济学则在谈到结构（技术、人口、企业以及制度等方面）时，似乎涉及的是些先验的互相没有关联的、与始终是“一般性”的“理论”^②不发生关系的事实。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回避（改造结构的）制度的动力问题，把这个问题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而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③这样，它就回避

① 流行的理论不用生产方式概念，它谈到比格迈人的经济时同研究美国经济时所用的概念是相同的。此外，这种理论也不研究生产的过程，而只研究流通的过程。

② 利昂耐尔·罗宾斯（1932年著有《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③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史或是来自单纯经济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或是像德国历史学派那样成为一种折中的描述。唯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于历史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那些“欠发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如A. G. 弗兰克和赛义德·沙在他们即将出版的关于“欠发达”的著作的序言中都写着：“理论是历史”。

掉了“欠发达”的真正问题：即欠发达的历史渊源。

更有甚于此者：对普遍和谐思想的关心，迫使“经济学”披上“全面平衡理论”的外衣，它当然也是静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步、变化是发生在制度之外的。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内部动力——积累——应该消失。因此，边际效用说通过这种巧妙的手法使利润从它的图像中消失了。利润甚至不再是“要素的收入”：利润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无非是“一旦实现了普遍平衡后实际收入和理想收入之间的差距”。所有的收入（工资、租金、利息）都包含“一点利润”。自然，建立在一个“静止的资本主义”假设的基础上的整个理论不仅在事实上不真实；而且这种理论只能走上歧途，因为它一开始就否认最根本的现象。

如果要把资本利润概念重新整合到经济理论中去，就必须放弃边际效用的“要素生产率”工具，因为这要求从历史维度理解“储蓄”、“投资”、“资本”和“利润”概念以及历史规模；要求人们抓住那些将上述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连接在一起的深刻联系；要求人们不再将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概念同适合于其他生产方式的概念混淆；要求人们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储蓄（或称“攒钱”）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储蓄。^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虽然这些概念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决定供需平衡——万一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各自独立发展的话——却无法做到。必须超越表面现象，分析产生利润的剩余的根源及其发生。

因而，必须有一种关于价值的理论。它只能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不是建立在主观的同语反复基础上的。如果人们完全不理解建立价值理论^②的极端必要性，那就意味着，今后的理论陷入无力的抽象之中，它可以归纳为简单一句话：“一切均在一切之中”，到那时，经济学将堕入衰落的最低点。

三 流行的“欠发达”理论

边际效用说经济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特殊学科严格地讲毫无价值。

① 经济史家（参阅《剑桥经济史》）或经济人类学家在这方面比边际效用论者高明得多。然而必须指出，里斯特（著有《关于储蓄的几个定义》，《人民经济》杂志，1921）在区别储备储蓄和创造储蓄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② 因此，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或在巴尔的经济理论的教科书（“泰米斯丛书”，两卷集）中把价值理论说成是形而上学，不再作介绍，这当然对最平庸的英美先验折中主义是有利的。

因而在这一范围内，企图建立一种“欠发达的理论”就特别没有意义。

首先选择一个毫不说明问题的“欠发达”的概念：把“欠发达”看做是一般的“贫穷”。然后，喋喋不休、枯燥无味地描述贫穷的不同表现（分类指数：健康、扫盲率、营养、死亡率等，或综合指数：人均收入），用一般性的材料来弥补分析的空虚。^① 最严重的是这个定义立即导致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人们把“欠发达”国家看成是处在发展早期阶段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人们回避本质：“欠发达”国家属于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们曾经有一个被纳入这一体系的历史过程，这就形成了它们的特殊结构。而这个结构同这些国家被纳入现代世界之前时的结构已大相径庭。

我们感到有幸的是，罗斯托^②已经以系统、明确和简洁的方式阐明了这个欠发达和发展的理论。众所周知，它就是关于各国社会经过和必须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的全球理论：（1）传统社会阶段；（2）发展的准备条件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整体消费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用僵硬的、统一的方式，并（通过“储蓄水平”）以“经济学”词汇来加以确定。这种系统理论的极端荒谬性可以从下面的引文中得到证实^③：“目前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一个符合第一阶段特点的国家和社会……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罗斯托的阶段结构论既不考虑当前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历史，也不考虑几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与当今发达国家之间尖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影响了欠发达国家采用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而且这种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社会结构。然而，经济和社会二元论这一几乎在国际上已被接受的理论却支持采用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其实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

折中主义是创造这种错误理论的必要代价。因为，要想解释第一阶段“受挫”的原因，又要耍小聪明以避而不谈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问题，那就必须以“外因”作为遁词。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解释是最常见的。它经不起分析和事实的检验。这种理论的概念始终是“模糊”的（它指的自然财富究竟是已经开发的还是潜在的？），它的基础公理也是错误的（所谓“产量递减规律”）。它矢口不提大量的历史事实，如英国和德国是于

① 这段乏味的文字恰恰是课堂上欠发达理论的要点。参阅“发展经济学”大学教程。

②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剑桥，1960。

③ 这是巴兰和霍布斯彭（《经济增长的阶段》，1961）和 A. 弗兰克（《发展与欠发达》，《每月评论》1966年第4期）提出的。引文摘自罗斯托的《欠发达颂歌》，《三大洲》1968年第4期。